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0 April 2001
Chinese
Original: Arabic

2001 年 4 月 7 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注意到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 2001 年 3 月 26 日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S/2001/274）。

伊拉克常驻代表团对该信满纸谬论和歪曲事实表示遗憾，为了驳斥这些谬论，特陈述以下事实。

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在信中提到失踪的科威特人和沙特阿拉伯人问题时使用了“囚犯”这个词，它这样做并非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恶意和蓄谋。这是一种政治诡计，沙特阿拉伯当局及其盟友企图把讨论的问题从失踪人员变成战犯问题。正如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所述，战犯阶段已在 1991 年结束了。

信中还提到伊拉克不能同尤利·沃龙佐夫先生共事的问题，沃龙佐夫先生是经秘书长任命来协调所谓“科威特和第三国囚犯、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员问题”的。我国要在此声明，伊拉克从一开始就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的总任务同它合作，这个令人尊敬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是有目共睹的。鉴于那些有失踪人员的国家真心诚意地处理有关材料而不会政治化或拖延耽误，沃龙佐夫先生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加强红十字委员会已经采取或将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呢？在这方面，我国还要问自己（和敦促同他合作的人）一个问题：如果沃龙佐夫先生能够发挥同安全理事会第 1284（1999）号决议（第 14 段）赋予他的政治作用有区别的人道主义作用，那么为什么他不能被在人道主义领域起着不容忽视的领导作用的红十字委员会所接受？

众所周知，尽管三方委员会中那些本身没有失踪人员问题的国家起了破坏性作用，但是伊拉克同三方委员会积极合作、参加其所有会议并同它密切联系，从而取得了最佳结果。不过，在 1998 年 12 月有关国家侵略伊拉克后，伊拉克认为，同这些国家继续工作已毫无用处，而请它们停止在三方委员会的工作。因此，要承担中断三方委员会会议责任的应是那些执意参加会议但不发挥任何实质性作用的国家和那些坚持要求尽人皆知在三方委员会工作中起破坏性政治作用的国家庇护的国家。

沙特阿拉伯在信中还说要加强该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但忘记了全世界都知道，10 多年来沙特阿拉伯把自己的领土作为美国和英国飞机的基地，让它们每天轰炸伊拉克、杀害包括儿童在内的伊拉克人民和摧毁伊拉克的设施。

沙特阿拉伯当局从 1991 年停火以来就一直利用的沙特阿拉伯飞行员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沙特阿拉伯政府在处理这类人道主义问题上拖延和政治化的最有力的实例。在 1991 年停止敌对行动后，沙特阿拉伯当局就请伊拉克遣返飞行员，穆罕默德·萨利赫·纳齐拉赫中校，他的 F-5 型飞机于 1991 年 2 月 13 日在与沙特阿拉伯接壤的边界附近伊拉克境内的阿尔阿尔地区被伊拉克防空部队击落。沙特阿拉伯人在声明中一再表示，他们有目击者的大量证词证明飞行员已在飞机坠毁前跳伞；美国侦察机和该地区游牧的贝都因人看到飞行员乘降落伞下降；他向空中发射求救照明弹；停火后被伊拉克释放的三名沙特阿拉伯囚犯曾在伊拉克拘留中心看到这位飞行员；逮捕飞行员的伊拉克军官被沙特阿拉伯当局捕获后也承认这件事。

自 1991 年以来，伊拉克就一直驳斥这种证词或消息的正确性。1997 年伊拉克在进行一次调查时，收到一名伊拉克退役军官的来信。他说他曾是驻守在阿尔及尔地区伊军的一员，见到过一架敌方飞机被伊拉克防空部队击落。他在前往有关地区时，看到那架飞机的残骸和飞行员的遗体（已身首异处），是他亲自将其掩埋的。根据这一情报，伊拉克建议在红十字委员会主持下成立一个由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代表、三方委员会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有关成员组成的联合行动队，前往有关地区寻找该名飞行员的遗体。然而，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国的代表在三方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的保留意见和疑问阻挠了伊拉克建议的实施。

在 1997 年三方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伊拉克提交了所持物证，如那位伊拉克军官提供的沙特飞机残骸的碎片。伊拉克还让那位埋葬飞行员的伊拉克军官出席了同次会议，以便使委员会成员能够听他亲口讲述这件事。1998 年，红十字委员会采取了主动行动，建议由一名瑞士飞机专家检查飞机残骸并作出鉴定。每个人都表示同意，结果表明那的确是被击落的沙特飞机。盟国别无选择，只好接受 1997 年提出的建议。就在这项行动的必要准备工作完成之前，美国和联合王国于 1998 年对伊拉克发动了侵略。这两个国家从沙特和科威特领土上的基地起飞对伊拉克进行的轰炸一直持续至今日。这项事态发展使得搜寻工作无法进行。

伊拉克方面本着对解决这一人道主义问题的关切，于 1999 年重申其立场，并表示愿意执行红十字委员会提出的寻找沙特飞行员的行动计划，但条件是参加者局限于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方面。沙特当局原则上同意这个行动计划，但要求美国专家参加其代表团，从而几次拖延了计划的执行。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团于 2000 年 10 月 19 日在沙特的阿尔及尔镇举行了会议，审议开展这一行动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伊拉克突然得知沙特企图推迟行动，但伊拉克代表团坚持主张着手完成这项任务。伊拉克代表

团和沙特当局与红十字委员会合作开始搜寻行动。参加者有两位为红十字委员会工作的专家，一位检查飞机残骸，另一位收集飞行员遗骸，并在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都接受的一家瑞士实验室加以分析。按照伊拉克军官提供的线索，这次行动找到了飞机残骸和飞行员的部分遗骸，并将遗骸送交红十字委员会。因此，沙特当局对自己所处境地感到十分尴尬，因为它们的一贯主张是毫无根据的，其中包括在搜寻结束前几个小时沙特代表团团长发表的声明，他说他拥有可证实那名飞行员身在伊拉克监狱的照片和录像带。

沙特阿拉伯 2001 年 3 月 26 日的信中载有下列不实指控：

“伊拉克在长达大约 10 年的期间后才透露驾驶员遗体的存在，这无疑地使它有充分的机会抹煞与驾驶员的丧生方式有关的事实，并更改坠毁地点的许多特征，将残骸从现场移往伊拉克其他地点。伊拉克拒绝将残骸移交给沙特阿拉伯一方予以检查以确定坠毁的情况。这种检查无疑地将有助于查明坠毁的许多原因及其后果以及驾驶员的死因。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伊拉克所持立场真正的性质。这种做法罔顾有关决议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企图利用一个人道主义问题达到某些政治目的。”

红十字委员会根据其专家报告驳斥了这种说法。受当事各方委托负责检查残骸的瑞士飞机专家指出，该飞机以极高的速度坠毁，他在报告中说，根据飞机残骸不论从驾驶员座舱、弹射座椅还是驾驶员降落伞看来都是支离破碎的状况可以断定，驾驶员没有能够在飞机坠毁前跳伞。瑞士实验室对遗骸进行脱氧核糖核酸分析的结果也证明确实是穆罕默德·萨利赫·纳齐拉赫的遗体。

令人惊讶的是，在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结束搜寻工作后签署的记录中，沙特阿拉伯当局对伊拉克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表明伊拉克代表团已将在坠毁地点收集到的飞机所有残骸碎片移交给沙特阿拉伯代表团。伊拉克还准许沙特阿拉伯专家将他们想从现场带回沙特阿拉伯的所有残骸碎片带走。从而装满一整辆低车架卡车。伊拉克为解决该问题给予合作，终于找到驾驶员遗体 and 飞机残骸，但是似乎也因而使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计谋没有得逞，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将伊拉克所提供的合作说成是政治化和罔顾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

沙特阿拉伯当局坚持采取这种方式，不但设法将这个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并继续拖下去，还意犹未尽，于 2001 年 3 月 16 日由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表示，沙特阿拉伯当局已决定让美、英和德三国的实验室对驾驶员的遗骸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为了揭穿这种伎俩，我们只能指出，红十字委员会已经表明不参与任何重新评估分析结果的工作。因为原来的分析结果已经确定了驾驶员死难的情况并查明确实是该驾驶员的遗体。

伊拉克敦促沙特阿拉伯当局不要继续持一种于事无补的敌对态度，从这宗案件总结经验教训并以其为指引，使其能够标志一种以事实为根据而避免歪曲事实的真正、认真的合作的开端。伊拉克并申明继续准备象它对沙特阿拉伯驾驶员所做的那样，给予合作，协助搜寻所有失踪人士，包括失踪的沙特阿拉伯人。伊拉克要提请注意 1 142 名失踪的伊拉克人的问题，对于其中 193 人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下落，沙特阿拉伯当局还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沙特阿拉伯在信中表示该国境内没有任何失踪的伊拉克人。应将这种说法视为否认日内瓦四公约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拉克协同红十字委员会汇编了有关其失踪人员的档案，其中包括有关资料和证人的宣誓证词，证明这些人在沙特阿拉伯境内失踪，沙特阿拉伯当局有责任寻找这些失踪人员。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给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穆罕默德·杜里（签名）